

通玄真經卷之六

寶六

辯士以智能因此皆以所長而自害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但有智知之能而莫

夫是非不可同穴唯戰勝者定矣王在山而

次宜義誠大理寺主簿兼括州辟書本末并議注
上德篇 優物無宰由道有常用與位
未始有知和合生靈彼無不理得者
也然上德之體無所不得故此一篇
之內雖而伸之

知不智之用也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
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唯不載於智不敢於能
乃可與應千變萬化而一曲之士將何任是

夫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肺壤下
飲黃泉用心一也肺珠乾士塊也夫形無所
恃則心無所待且無所待則全水土亦可以
保生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

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身之百
節如國之百司耳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文體各安則自得也
故遺其所侍君臣各倫則無事也故忘其所
從老子學於常樸老子之師見舌而守柔齒
剛舌柔剛者先斃則柔之爲利實所宜守也
仰視屋樹退而目川樹柔條則居高屋弱材
則處上因以舉耳目之前遠爲謙小之造鏡
也觀影而知持後失後動者未嘗失宜如影

說平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
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諭道
而非道也妙本以無有入於無間未嘗須臾
離萬物也體即幽昧用乃顯著故雖器名亦
無所主及耳夫道者內視而自反遠近反素

則冥然自得自得則天下莫非得也故人不
而止性有之也夫草之與木果有天然之性
也而行道則日損小人非可比者必爾偏性
者則天下又何學哉此聖人之意舉其習以
成性亦侔天性則安可付之定分而不進修
者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非
其世而仕賢者必固非其才而進愚者必復

在然後不窮俛仰以物之不與爭故恒處爾
後者處上此謂因其德而成其功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前虎豹
也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
者來射後院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

也一淵不兩蛟一雌不兩雄一則定兩即爭
在形後不窮俛仰以物之不與爭故恒處爾
後者處上此謂因其德而成其功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前虎豹
也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
者來射後院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

也一淵不兩蛟一雌不兩雄一則定兩即爭
夫是非不可同穴唯戰勝者定矣王在山而
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道居中而形自治
夫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肺壤下
飲黃泉用心一也肺珠乾士塊也夫形無所
恃則心無所待且無所待則全水土亦可以
保生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

河水不見太山苟澄方寸則能極鑒於物非
假形器之大小也蘭茝不爲莫服而不芳舟
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
而止性有之也夫草之與木果有天然之性
也而行道則日損小人非可比者必爾偏性
者則天下又何學哉此聖人之意舉其習以
成性亦侔天性則安可付之定分而不進修
者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非
其世而仕賢者必固非其才而進愚者必復

天二氣即成虹陰反在上戰而不和遂虹蜺
也地二氣即泄藏陽反在下施不同德必滅
自掩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
重下輕其覆必易凡欲勝於心則動生顛沛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夫陰陽日月以無雜二乃成化育之功定晦
明之德言君臣之位男女之節固不可亂其
倫也或曰形氣之大者莫大乎陰陽日月而
尚不能全德況於衆物乎唯道之爲用行而
能常故可稱至則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
地廣者德厚也苟非立本末不伐也故魚不
可以無餉釣也獸不可以空器召也欲濟其
事先備其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
蟻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越
不敢侵若之類也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
○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
於無窮之原也夫萬物晝夜自運終莫之究
殊虛無而不動者方能與之偕能耳豈若昧
道之七勝而不能致遠哉故舉枉與直何如
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義以見符言篇

道待時也所謂當備應之道待機應之時欲
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
聚木茂而鳥集但識彼性而釣之雖異類亦
不會合也爲魚德者非掣而入淵也爲媛德
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德施物者
不苟全彼自然非費詭法以檢其性故曰縱
所爲而已足所踐者淺淺少然待所不踐而
後能行心所知者偏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
擬足於未至方得致遠心於未知方可明
道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
水深而壞在山凡牽累有處則我性莫能自
○人謂得聞見哉唯反此乃聞見之全用飛
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守丘寒螿得木各依
其生也所謂物之終極莫不歸根復本水火
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
人間之則父子相危善用其術則異類可爲
和資苟害其道雖天性亦可改變也大豕不
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死夫仕不擇地雖
御害其家轉危其身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
致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孰有矰繳之害椎固
百柄而不能自極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
監諸之功也鎧鏹之斷割砥礪之力也不琢
不成器不確不利用諭強學進道也蟲與驥
致千里而不飛無囊糧之資而不飢凡得所
附而能委質無他則名實不爽而皆遂狡兔
得而獵大烹高爲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
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故聖人畜

不可傾也處不可爭之地而加之以謙則物之所與也溝池澆即溢旱即枯江海之原淵流而不竭夫未得其原即斃蕩由物故江海有原乃能自全其常矣龍無目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用有所宜不相妨奪亦謂精之不分乃精於一用可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世外昧可隱身遁迹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世昭明可沐浴登仕絲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紱冠即戴枝之紱即足履之同一縞所製○鯉有上下之異同一氣所生亦俱然貴賤○之殊推此察之復何企忘金之勢勝木一刀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桮不能塞江河之水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夫雖執可制之具而德力未贍者僅若無益於事矣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應庶日

明者之士辨此以爲宜耳傾易覆也倚易附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故賢人因而成之乃俾其業易簡也蘭茝以芳不得見霜以有芳香之能故中達天於乘微而才者可不慎也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以五月半取而灰之能辟兵傷之毒此乃以才見害耳豈不謂能神於物而不能自神於身斯亦白龜見寧於宋元君之類可不哀哉精洩者中易殘動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嬰物不可免亂丸難不可免害而步以之林行以從險則安能涉蒸遊之夷路游至直之通衢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言全德之所致也夫不杜之與齒孰先弊繩之與矢孰先直面剛先弊矢直先折柔而婉者乃全剛直之德者也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當慎其本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忠謀是知君上當可受樂石之諫也嘗試論曰凡

矣如君臣亂倫代司致棄則刑法雖當不足施立若因位考法可謂君刑變得也龍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心有所期則形聲自至故靜其心者外無物也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嬰物不可免亂丸難不可免害而步以之林行以從險則安能涉蒸遊之夷路游至直之通衢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言全德之所致也夫不杜出孤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鷺鳥不雙夫一君之德一用之材尚無倚匹而況聖人大化之道獨運之功也蓋非棟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棟輻未足恃也凡有能及於物者莫作相假考驗由實未足恃功故聖人濟世利用推能於物乘勢因人成事而作其功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命中十分之一夫射本在中不中何射百發一中功過不補而天下建功從事莫不然矣既忘其辱敗獨守其一成豈不謬於虛實行權矣飢不可使決君刑亡焉決定也不可使定音律

不可使決君刑亡焉決定也不可使定音律

不可使決君刑亡焉決定也不可使定音律

成業也石生而堅僅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愈明夫萬物之其宜者治之則遂却背其性勞而無功矣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同用異宜至近而遠世多此類故聖人歷示以爲誠也再生者不獲華而葉太早者不須霜而落貴適中也先之則失常後之即虧分汙其準粉其顏傷鼠在昨燒薰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良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夫設法不當本雖善用其法者亦無以巧取成濟也冬水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天下事理無難無易有得時失時之難易是以重之過於天壁也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主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順於天者特易其功任於己者徒勞其力質的張而天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也行標於世必來衆姪寶祿豐於家莫不傾奪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世真有量其力分守所愛者唯信情勝欲以至於自害耳夫待利而登溺者亦必將以利溺人矣貴彼發溺待之以利則天

下莫不願溺而拯拔矣如倚子利於放施反多捕者是以爲治之本不貴當功而在絕其原舟能浮石能沈愚者不知之焉至人知絕浮之理定矣故不妄動也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賢俊雖有才而忠不舉上則不可爲治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危雖法教齊平孰而用者未免失當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夫內懷精誠外無法教則民之倫敘日知所由其法教大張精誠不副者斯亦不信於民不得於世矣故能用規矩者直在規矩之心是以精誠篇云同言爲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得於世矣故能用規矩者直在規矩之心是君子不留意勿致意於不能之外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所涉去則彼我自寧涉之欲求不溺不可無也無日不辜既終不墮井矣若無犯涉之罪則縱彼以波起如既之在寃無由墮井者也刺我行者欲與我交皆我貨者欲與我市未知其本不可定怨於物而本之難知故其忽直可者耳行一暴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爲悲遠音於物難盡其能今有一炭然撥之爛指相近萬石俱燻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音大氣類雖同積德之異者固不可無信其動用耳有榮華者必有愁悴若素安其實即能一本於世上有羅紝下必有麻績夫主筋其責必民苦於城下苦於城上難保其肯矣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脊立本也

若愚公之鼎而山可移焉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捕其本者乃可自期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忘棄求餌不能飭矣保質遺華文自生矣巧治原舟能浮石能沈愚者不知之焉至人知絕浮之理定矣故不妄動也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賢俊雖有才而忠不舉上則不可爲治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危雖法教齊平孰而用者未免失當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夫內懷精誠外無法教則民之倫敘日知所由其法教大張精誠不副者斯亦不信於民不得於世矣故能用規矩者直在規矩之心是以精誠篇云同言爲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得於世矣故能用規矩者直在規矩之心是君子不留意勿致意於不能之外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所涉去則彼我自寧涉之欲求不溺不可無也無日不辜既終不墮井矣若無犯涉之罪則縱彼以波起如既之在寃無由墮井者也刺我行者欲與我交皆我貨者欲與我市未知其本不可定怨於物而本之難知故其忽直可者耳行一暴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爲悲遠音於物難盡其能今有一炭然撥之爛指相近萬石俱燻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音大氣類雖同積德之異者固不可無信其動用耳有榮華者必有愁悴若素安其實即能一本於世上有羅紝下必有麻績夫主筋其責必民苦於城下苦於城上難保其肯矣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脊立本也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懷而存之固不能常保虛而靜之則自然備應也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含應而不唱如彼金石也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而無過矣常居自然之運故在不替之德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_○受和氣同一生成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地交泰故君子輔相以成

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謂物不蕃息也小人得勢君子消亡_○否則反常故君子儉德以避難五穀不植道德內藏_○內藏即不昌消亡之義也天之道損益而益寡地之道損高而益下歸於均也鬼神之道驕溢與下害盈益謙人之道多者不與惡盈好謙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由謙以致天下不能得上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

方君明臣明城中乃安有四明乃能久長明君臣之明共貴相察謂其不殊治化之道斯以教尊卑故君臣父子各正其所古今不易

與天日同功此德天下乃寧四時而安也然若臣未正則雖天日之明城中未免亦亂人法天者乃長久也其施明者明其化也所施

之明直能化下天道爲文地道爲理星緯之文川瀆之理一爲之和時爲之使以成萬物

命之曰道一氣以和生四時以信長推變萬

類名昊天之道也大道坦蕪去身不遠身者

天地之一物豈非道乎歲修之身其德乃真

唯順安命不知其他則冥符真體自然成德

也修之物其德不絕由接物恢弘精順理本

勤而因萬物之無窮故德之莫能禦也天覆

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

夫養物之生莫非天德也然無狀集物豈外

其上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

原入聚地遺廣方故能長久廣有大林方有

大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_○早則物歸寧則自

得陰難陽萬物昌盛為陽所制則萬物昌盛謂四月節前也陽消陰萬物湛陽為陰所消

則萬物湛息謂十月節前也物昌無不贍也

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者矣氣生於是以貴歸上理從其類耳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無迹而成功不德而居上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澤當如地聖人法天地

子辟害天道然也動靜有時故達天必有大咎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

是據大定地澤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天有長物之形地有資與之德然在君臣未正則雖天日之明城中未免亦亂人法天者乃長久也其施明者明其化也所施

之明直能化下天道爲文地道爲理星緯之方係物矣安取其功哉骨肉者初稟重偶終委塊壤故地有就德之運所以下也骨肉有

手有迹之功固非上德之位是以聖人玄德同於天也立德同於地也地承天故定寧地

定寧萬物形形猶生成地廣厚萬物聚_○聚義

原入聚地遺廣方故能長久廣有大林方有

大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_○早則物歸寧則自

得陰難陽萬物昌盛為陽所制則萬物昌盛謂四月節前也陽消陰萬物湛陽為陰所消

則萬物湛息謂十月節前也物昌無不贍也

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者矣氣生於

是以貴歸上理從其類耳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無迹而成功不德而居上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

尊卑有敘天下定矣澤當如地聖人法天地子辟害天道然也動靜有時故達天必有大咎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

陽道所謂順時而行乃能得欲舉無違事也

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化周
彼者物無異也物異我者化未周也故不失
物之情性汚澤盈萬物無節成物也者所宜
爲性時宜爲情布政設教不失二宜則萬物

全其潤澤咸有信而成熟汚澤枯萬物無節
葉華及萬而不生矣故雨澤不行天下荒
亡山無法道抑否天時則暴人不粒荒亂流
亡也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位高而德謙
也高則物奉謙則物親故可爲之主矣弗長

有效能終而復始其道消息故不窮絕終而
復始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母天下者非有
是德如何也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
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夫自體未全
不能立事況勝任萬物非乎蓄積之大哉故
聖人慎所積唯積德合和堪化天下參陽滅
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
萬民昌謂和氣洽民矣尚陰道即天下亡謂
殺氣滅國亡陽不下陰萬物不成陰體卑靜
故陽德不降則不能成化君不下臣德化不

行至道代終故君恩不施則不能行政故君

下臣即聰明得天下目視聽耳不下臣即
閭瞽一人聞見不可用日出於地萬物蕃
息王公居民上以明之德大人居上位則道
洛德被於民如日出也蕃息萬物日入於地

萬物休息小人居民萬物逃匿小人居上
寶六
位則無方御下便之山散如日入地萬物當
廢息乎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
大人施行有似於此動以啓營潤以發生人
君行令若天作雷雨未有不從其令也陰陽

○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法天應時所
以動而無失亢極於物者則抑性而有絕也
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散大人去惡就
善天地布德除穢大人革弊施政百民弗遠
徙故民之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尤愈民皆樂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高行厚德在乎
積修首厚重變在乎積也君子日汲汲以成
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汲汲自強日以成德
快快從欲以至身辱所積之異其消息也雖
未能見言君子之心亦未能消息倚伏之道

但慕善直前自成輝耳故見善如弗及依不
善如不祥見彼善事欲速猶進處不善事如
在災禍也苟向善雖過無怨且有向道之者
雖爲物所咎亦無加怨於物以明君子之道
自有常行之矣苟不向善雖忠來惡素無向
土不願移徙唯苛政之甚不得不去惠澤少
及不得不就非謂性勞之所易也風不動火
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因風出民由上
教火之出也必待薪火人之言必有信有信
而真何往不成夫火之依薪言也在信所以

炎熾若能法教有恒真而不渝所往皆遂也

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義已見上陽
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
不可極盈則覆極則反忿無惡言怒無作色
是謂計得能審報復之道而不先犯以招其
寶六
咎也陽生陽陰道肅殺若然流布德澤則民和
氣和則安則民安則治則民安則治則民安

善之心雖有物患順於已而必有不患之時

中和平而正也

離米其惡遂生然於彼者也然物與我期理

難常順貴彼以恒固未之可乃知怨之所起

直在自無恒德也故怨人不知自然怨由自

作素何非物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自得即

物無不得豈非不假求他人故聲自召也類

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已上

四者皆由己得也自官謂賢愚所輕之位耳

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害物物報怨

○可自怨故君子慎其微慎機發之微也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夫二氣交感乃曰

和也萬物之形雖背陰向陽而虛靈之氣則

稟和也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

於英英亦草心卵胎生於中央皆和居中央

而生其草木胎卵雖情性殊別然其稟氣至

類莫非以和居中之故也不卵不胎生而須

時自溼自燥而化生者類同春秋經燥之節

以感生也斯亦與和俱生耳地平即水不流

輕重均即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陽

感即生陰感即死如彼衝水隨感傾流得乎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道之高

深因能流德夫有陰德者而有陽報有隱行

者必有昭名夫陰德無機乃德之真者隱行

名之不顯亦未之得矣樹黍者不穢稷樹怨

者無報德種黍得黍樹怨得怨

通玄真經卷之七

寶七

宋淳義師試大經等去毒藥信奉正教注

微明篇道開象外謂之微德唯此中

宗非明無以契玄旨

微明之義體用兩然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

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

可以應待無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

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

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

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

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

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絕形聲非

聞見能辦德非藻飾豈善惡能明故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其至已矣

文子問曰人可與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

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言言也

微言謂至妙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

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

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未矣夫言有宗事有君